

十八家集

夏衍等著



明啟書局印行

當代創作文庫

魯迅傑作選
巴金傑作選
茅盾傑作選
老舍傑作選
郭沫若傑作選
張資平傑作選
郁達夫傑作選
葉紹鈞傑作選
鄭振鐸傑作選
沈從文傑作選
丁玲傑作選
冰心傑作選
應雲衛傑作選
謝冰瑩傑作選
蘇綠綺傑作選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再版

廬隱佳作選

全一冊實價國幣

編選者

巴金 朱紹

校正者

于

出版者

新象書店

印刷者

新象書店

發行者

新象書店

代理發行所

上海山東路一四三號
大方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出售

廬隱小傳

廬隱女士姓黃，也是文學研究會早期的健將之一。他的作品散見於當時各大雜誌及報章上。她的小說都是青年男女戀愛的事情或是終古以來賢哲所不能解答的問題——『人生是什麼？』她自己也回答不出，只是發出苦悶焦灼的呼喊，正因他自己的生平，便和她自己小說裏主人翁的遭遇一樣，在人生道途上迷惘着，陷入了戀愛煩惱的網裏，所遇見的都是些不幸。

她和詩人李唯建同居後，生活比較章福的多了。生有孩子，可憐在民國二十四年的春天，她竟慘然離開了世間，永埋黃土，她的外子李唯建曾著文紀念她。字裏行間，充滿了他倆愛情的濃

蜜。

海濱故人是她最早的短篇小說，也就是她的成名之作。她的單行本有好幾種，頗受當時讀書界之注意。她的作品雖然覺得有些晦澀的色彩，但是具有沉鬱謹嚴的風格是她的特長；且很能刻劃出青年苦悶心理，所以被譽爲『人生藝術派』的作者。

這裏所有的作品。就是她最成功的作品海濱故人以及她轉變作風後的幾篇有力的佳作，雖然綠綺女士曾對她的作品有過不滿的表示，但是事實上她這幾篇作品，確可代表當時一般青年男女的苦悶象徵。在文藝的估價上，我們不應如是苛求，無疑地我們可以固執的決定。這是新文學早期作品中光輝的篇頁。

當代創作文庫

隱 廬

巴 雷 編 選

目 次

海濱故人.....	7
曼麗.....	一九四〇
父親.....	一九四〇
或人的悲哀.....	一九四〇
房東.....	一九四〇
時代的犧牲者.....	一九四〇

新 象 書 店 出 版

廬隱集

廬 隱

海濱故人

一

呵！多美麗的圖畫！斜陽紅得像血般，照在碧綠的海波上，露出紫荷薇般的顏色來，那白楊和蒼松的蔭影之下，她們的旅行隊正停在那裏，五個青年的女郎，要算是此地的熟客了，她們住在靠海的村子裏，只要早晨披白絹的安琪兒，在天空微笑時，她們便各拿着書跳舞般跑了來。黃昏紅裳的哥兒回去時，她們也必定要到。

她們到是什麼來歷呢，有一個名字叫露沙，她在她們五人裏，是最活潑的一個。她總喜歡穿白紗的裙子，用雲母石作枕頭，仰面睡在草地上默然凝思。她在城裏念書，現在正是暑假期中，約了她們的好朋友——玲玉，蓮裳，雲青，宗瑩，住在海邊避暑，每天兩次來賞鑑海景。她們五

個人的相貌和脾氣都有極顯著的區別。露沙是個很清瘦的面龐和體格。但却十分剛強，她們給她的贊語是「短小精悍」。她的脾氣很爽快，但心思極深，對於世界的謎，鬚髮已經識破，對人們交接，總是談諧的。玲玉是富於情感，而體格極瘦弱，她常常喜歡人們的贊美和溫存。她認定世界偉大和神祕，只是愛的作用，她喜歡笑，更喜歡哭，她和雲青是要好。雲青是個理智比感情更強的人，有時她不耐煩了，不能十分溫慰玲玉，玲玉一定要背人偷拭淚。有時竟至放聲痛哭。蓮裳爲人最週到，無論和什麼人都交際得來，而且到處都被人歡迎，她和雲青很好。宗瑩在她們裏頭，是最嬌艷的一個，她極喜歡艷妝，也喜歡向人誇耀她的美和她的學識，她常常說過分的話。露沙和她很好，但露沙也極反對她思想的近俗，不過覺得她人很溫和，待人很好，時的犧牲了自己的偏見，來附和她。她們樣樣不同的朋友，而能比一切同學親熱，就在她們都是很有抱負的人，和那醉生夢死的不同。所以她們就在一切同學的中間，築起高牆來隔絕了。

有一天朝霞罩在白雲上的時候，她們五個人又來了。露沙睡在海崖上，宗瑩蹲在她的身旁，蓮裳、玲玉、雲青站在海邊聽露沙和宗瑩談笑，遠遠忽見一縷白煙從海裏騰起，玲玉說：「船來了！」大家因都站起來觀看，漸漸看見煙筒了，看見船身了，不

到五分鐘整個的船都可以看得清楚，船上許多水手都對她們望着，直到走到極遠才止，她們因又團團坐下，說海上的故事。

開始露沙述她幼年時，隨她的父母到外省作官去，也是坐的這樣的海船，有一天因爲心裏煩悶極了，不住聲的啼哭，哥哥拏許多糖果哄她，也止不住哭聲，媽媽用責罰來禁止她的哭聲，也是無效。這時她父親正在作公文，被她攪得急起來，因把她抱起來要往海裏拋，她這時懼怕那油碧碧的海心，才止住哭聲。

宗瑩插言道：露沙小時的歷史，多看呢，我都知道。因我媽媽和她家認識，露沙生的那天，我媽媽也在那裏。玲玉說你既知道，講給我們聽聽好不好？宗瑩看着露沙微笑，意思是探她許可與否。露沙說：「小時的事情我一概不記得，你說說也好，叫我也知道知道。」

於是宗瑩開始說了：「露沙出世的時候，親友們都慶賀她的命運，因爲露沙的母親已經生過四個哥兒了。當孕着露沙的時候，只盼望是個女兒。這時露沙正好出世，她母親對這嫩弱的花蕊，十分愛護，但同時意外的事情發生了，不免妨礙露沙的幸運，就是生露沙的那一天，她的外祖母死了。并且曾經派人來接她的母親，爲了露沙的出世，終沒去成，事後每每思量，當露

沙門日恬適睡在她臂膀上時，她便想到母親的死，晶瑩的淚往往滴在露沙的額上。後來她忽感到露沙的出世有些不祥，把思量母親的熱情，變成憎厭露沙的心了！

還有不幸的，是她母親因悲抑的結果，使露沙沒有乳汁喫，稚嫩的哀哭聲，便從此不斷了。有一天夜裏，露沙哭得最凶，連她的小哥哥都吵醒了。他母親又急又痛，止不住倚着牀沿垂淚，她父親也嘆息道：「這孩子真討厭！明天僱個奶媽，把她打發遠點，免得你這麼受罪！」她母親點點頭，但沒說什麼。

過了幾天，露沙已不在她母親懷抱裏了，那個新奶媽，是鄉下來的，她梳着奇異像蟬翼般的頭，兩道細縫的小眼，上唇撇起來，露着牙齦，露沙初次見她，似乎很驚怕，只躲在娘懷裏不肯仰起頭來。後來那奶媽拚了許多糖果和玩物，才勉強把她哄去。但到了夜裏，她依舊要找娘去，奶媽只把她攬在懷裏，輕輕拍着，唱催眠歌兒，纔把她哄睡了。

露沙因為小時喫了母親憂抑的乳汁，身體十分孱弱，況且那奶媽又非常的粗心，她有時哭了，奶媽竟不理她，這時她的小靈魂，感到世界的孤寂和冷冽了。她身體健康更一天不如一天。到三歲了她還不能走路和說話，并且頭上還生了許多瘡疥。這可憐的小生命，更沒有人注

意她了。

在那一年的春天，鳥兒全都輕唱着，花兒全都含笑着，露沙的小哥哥都在綠草地上玩耍，那時露沙得極重的熱病，關閉在一間廂房裏。當她病勢沈重的時候，她母親絕望了，又恐怕傳染，她走到露沙的小牀前，看着她瘦弱的面龐說：「唉！怎變成這樣了……奶媽！我這裏孩子多，不如把她抱到你家裏去治吧！能好再抱回來，不好就算了！」奶媽也正想回去看看他的小黑，當時就收拾起來，到第二天早晨，奶媽抱着露沙走了，她母親不免傷心流淚。露沙搬到奶媽家裏的第二天，他母親又生了個小妹妹，從此露沙不但不在她母親的懷裏，並且也不在她母親的心裏了。

奶媽的家，離城有二十里路，是個環山繞水的村落，她的房子，是用茅草和黃泥築成的，一共四間，房子前面有一座竹籬笆，籬笆外有一道小溪，溪的隔岸，是一片田地，碧綠的麥秀，被風吹着如波紋般湧漾，奶媽的丈夫是個農夫，天天都在田地裏作工，家裏有一個紡車，奶媽的大女兒銀姊，天天用牠紡線，奶媽的小女兒小黑和露沙同歲，露沙到了奶媽家裏，病漸漸減輕，不到半個月已經完全好了，便是頭上的瘡也結了痂，從前那黃瘦的面孔，現在變成紅黑了。

露沙住在奶媽家裏，整整過了半年，她忘了她的父母，以為奶媽便是她的親娘，銀姊和小黑是她的親姊妹，朝霞幻成的畫景，成了她靈魂的安慰者，斜陽影裏唱歌的牧童，是她的良友，她這時精神身體都十分煥發。

露沙回家的時候，已經四歲了。到六歲的時候，就隨着她的父母作官去。以後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

宗瑩說到這裏止住了。露沙只是怔怔地回想，雲青忽喊道：「你看那海水都放金光了！太陽已經到了正午，我們回去喫飯吧！」她們隨着松蔭走了一程已經到家了。

在這一個暑假裏，寂寞的松林，和無言的潮流，被這五個女孩子點染得十分熱鬧，她們對着白浪低吟，對着激潮高歌，對着朝霞微笑，有時竟對着海月垂淚。不久暑假將盡了，那天夜裏正是月望的時候，她們黃昏時擎着簫笛等來了。露沙說：「明天我們就要進城去，這海上的風景，只有這一次的享受了。今晚我們一定要看日落和月出……這海邊上雖有幾家人家，但和我們也混熟了，從晚點回去也不要緊，今天總要盡興才是。」大家都極同意。

西方紅灼灼地光閃閃着，海水染成紫色，太陽足有一個臉盆大，起初蓋着黃紅色的雲，有

時露出兩道紅來，彷彿火神怒睜兩眼，向人間狠視般，但沒有幾分鐘，兩道紅線化成一道，那彩霞和彗星般散在西北角上，那火盆般的太陽已到了水平線上，一霎眼，那太陽已如獅子滾繡球般，打個轉身沉向海底去了。天上立刻露出淡灰色來，只在西方還有些五彩餘輝閃爍着。海風吹拂在宗瑩的散髮上，如柳絲輕舞，她倚着松柯低聲唱道：

「我欲登芙蓉之高峯兮，

白雲阻其去路，

我欲攀綠蘿之俊藤兮，

懼頽巖而躊躇。

傷煙波之蕩蕩兮，

伊人何處？

叩海神久不應兮，

唯漫歌以代哭！」

接着歌聲，又是一陣簫韻，其聲嚶嚶似蜂鳴羣芳叢裏，其韻溶溶似落花輕逐流水，漸提漸

高激起有如孤鴻哀唳碧空，但一折之後又漸轉和緩，恰似水滲灘底，嗚咽不絕，最後音響漸杳，歌聲又起道：

「臨碧海對寒素兮，

何煩紆之縈心！

浪滔滔波蕩蕩兮，

傷孤舟之無依！

傷孤舟之無依兮，

愁綿綿而永繫！」

大家都被了歌聲的催眠，沈思無言，便是那作歌的宗瑩，也只有微嘆的餘音，還在空中蕩漾罷了。

二

她們搬進學校了。暑假裏浪漫的生活，只能在夢裏夢見，在回想中想見。這幾天她們都是無精打彩的。露沙每天只在圖書館，一張長方桌前坐着，擎着一枝筆，癡癡地出神，看見同學走

過來時，她便將人家慢慢分析起來。同學中有一個叫松文的，從她面前走過，手裏正擎着信，含笑的看着，露沙等她走後，便把她從印象中提出，層層地分析過了半點鐘，便抽出筆套，在一册小本子上寫道：

「一個很體面的女郎，她時時向人微笑，多美麗呵！只有含露茶蘼能比擬她。但是最真誠和甜美的笑容，必定當他讀到情人來信時才可以看見。這時不止像含露的茶蘼了，并且像斜陽薰醉的玫瑰，又柔媚又艷麗呢！」她寫到這裏，又有一個同學從她面前走過，她放下她的小本子，換了宗旨，不寫那美麗含笑的松文了。她將那個後來的同學照樣分析起來。這個同學姓鄺，在她一級中年紀最大。——大約將近四十歲了。——她擎着一堆書，縐着眉走過去。露沙望着她的背影出神。不禁長嘆一聲，又擎起筆來寫道：——「她是四十歲的母親了。——她的兒已經十歲——當她擎着先生發的講義——二百餘頁的講義，細細的理解時，她不由得想起她的兒來了。她那時繃緊眉頭，合上兩眼，任那眼淚把講義溼透，也仍不能止住她的傷心。」

先生們常說：「她是可佩服的學生。」我也只得這麼想，不然她那緊縐的眉峯，便不時惹起我的悲哀；我必定要想到：「人多麼傻呵！因為不相干什麼知識——甚至於一張破紙文憑，

把精神的快活完全犧牲了……噹噹一陣喫飯鐘響，她才放下筆，從圖書館出來，她一天的生活大約如是，同學們都說她有神經病，有幾個刻薄的同學給她起個綽號，叫「著作家」，她每逢聽見人們嘲笑她的時候，只是微笑：「算了吧，著作家談何容易。」說完這話，便頭也不回的跑到圖書館去了。

宗瑩最喜歡和同學談情，她每天除上課之外，便坐在講堂裏，和同學們說：「人生的樂趣，就是情。」她們同級裏有兩個人，一個叫做蘭馨，一個叫做孤雲，她們兩人最要好，然而也最愛打架。她們好的時候，手挽着手，頭偎着頭，低低地談笑。或商量兩個人作一樣衣服，用什麼樣花邊，或者作一樣的鞋，打一樣的別針，使無論什麼人一見她們，就知道她們是頂要好的朋友，有時預算星期六回家，誰到誰家去，她們說到快意的時候，竟手舞足蹈，合唱起來。這時宗瑩必定要拉着玲玉說：「你看她，多快，呵，真是人若沒有感情，就不能生活了。情是滋潤草木的甘露，要想開玲玉的化，必定要用情汁來灌溉。」玲玉也悄悄地談論着。我們級裏誰最有情，誰有真情，宗瑩笑着答她道：「我看你最多情。」最沒情就是露沙了。她永遠不相信人，我們對她說情，她便要笑我們，其實她的見地實在不對。「玲玉便懷疑着笑說道：「真的嗎？……我不相

信露沙無情，你看她多喜歡笑，多喜歡哭呀！沒情的人，感情就不應當這麼易動。」宗瑩聽了這話，沈思一回，又道：「露沙這人真奇怪呀……有時候她鬧起來，比誰都活潑，及至靜起來，便誰也不理的躲起來了。」

她們一天到晚，只要有閒的時候，便如此的談論，同學們給她們起了綽號，叫「情迷」。她們也笑納不拒。

雲青整天講義，記日記。雲青的姐妹最多。她們家庭裏因組織了一個娛樂會。雲青全份的精神都集中在這裏，下課的時候，除理講義，抄筆錄，和記日記外，就是作簡章，和寫信。她性情極圓和，無論對於什麼事，都不肯喫虧，而且是出名的拘謹，同級裏每回開級友會，或是愛國運動，她雖熱心幫忙，但叫她出頭露面，她一定不答應。她唯一的推辭只說：「家裏不肯。」同學們能原諒她的，就說她家庭太頑固，她太可憐，不能原諒她，就冷笑着說：「真正是個薛寶釵。」她有時候聽見這種的嘲笑，便呆呆坐在那裏。露沙若問她出什麼神，她便悲抑着說：「我只想求人了解，真不容易！」露沙早聽慣她這種語調態度，也只冷冷地答道：「何必求人了解？老實說，便是自己有時也不了解自己呢？」雲青聽了露沙的話，就立刻安適了，仍舊埋頭作她的工作。

蓮裳和她們四人不同級，她學的是音樂，她每日除了練琴室裏彈琴，便是操場上唱歌。她無憂無慮，好像不解人間有煩惱事，她每逢聽見雲青、露沙談人無味一類的話，她必插嘴截住她們的話說：「喂呀！你們真討厭，竟說這些沒意思的話，有什麼用處呢？來吧！來吧！操場玩去吧！」她跑到操場裏，跳上秋千架，隨風上下翻舞，必弄得一身汗她才下來，她的目的，只是快樂。她最憎厭學哲理的人，所以她和露沙她們不能常常在一處，只有假期中，她們偶然聚會幾次罷了。她們在學校裏的生活很平淡，差不多沒有什麼意外的事情發現。到了第三個年頭，學校裏因為愛國運動，常常罷課。露沙打算到上海讀書。開學的時候，同學們都來了，只短一個露沙。雲青、玲玉、宗瑩都感十分悵惘，雲青更抑抑不能耐，當日就寫了一封信給露沙道：

「露沙：

賜書及宗瑩書，讀悉。一是離愁別恨，思之痛，言之更痛。露沙千絲萬縷，從何訴說？知惜別之不免，悔相聚之多事矣。悠悠不決之學潮，至茲告一結束，今日已始行補課，同堂相見，問及露沙，上海去也。局外人已不勝爲吾四人憾，況身受者乎？吾不欲聽其問，更不忍筆之於此，以增露沙愁也。所幸吾儕之以志行相契，他日共事社會，不難舊雨重逢，再作昔日之